

# 以苦難為內核的精神「安魂曲」

## ——簡評阿來長篇新作《雲中記》

王春林

**編者按：**《雲中記》是著名作家阿來為汶川「5·12」地震寫作的一部小說，阿來選擇了一個獨特的切入點——一位祭師、一座遭遇地震行將消失的村莊，以小村莊映射出巨大災難。阿來曾說：時隔十年，他才敢提筆寫這一段傷痕。作品單行本會在本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本期「書海漫遊」邀請到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委王春林，看他如何評價這一精神「安魂曲」。

要想真正地理解阿來長篇小說《雲中記》中所講述一個人的「安魂」故事，無論如何不能忽略央金姑娘與中祥巴這兩個後來才出場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陪襯，才能夠更好地凸顯阿來根本的寫作意圖。

### 為牟利，資本消費苦難

漂亮的央金姑娘，雖然酷愛跳舞，但卻很不幸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條腿。一條腿的失去，對於一位依靠身體才能夠表演的舞者來說，可以說是一種足以致命的打擊。但就是這位曾經為了自己失去一條腿要死要活的姑娘，五年後卻突然出现在了只有阿巴一個人的雲中村。

回到雲中村，或許與觸景生情的精神刺激緊密相關，央金姑娘的舞者本能突然間爆發了：「姑娘身體的扭動不是因為歡快，不是因為虔誠，而是憤怒、驚恐，是絕望的掙扎。身體向左，夠不到什麼。向右，向前，也夠不到什麼。手向上，上面一片虛空，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攀緣。單腿起跳，再起跳，還是夠不到什麼。於是，身體震顫；於是，身體彎曲，以致緊緊蜷縮。雙手抱緊自己，向着裏面！裏面是什麼？溫暖？裏面有什麼？明亮？那舞蹈也不過兩分鐘時間，只比當年驚天動地的毀滅長了不到一分鐘時間，姑娘已經淚流滿面，熱汗和着淚水滲滑而下。」但祭師阿巴根本想不到，這次突然回到雲中村的央金姑娘，卻並不是因為懷戀故土惦記亡者而來。在她的背後，潛藏着的是一種資本的力量：「她已經簽約了一家公司，一個攝製組悄悄無聲息地跟在後面。公司要包裝一個經歷了大地震，身殘志堅的舞者。這次回家，是了姑娘的心願，同時也是為下次參加某電視台的舞蹈大賽準備故事，一個絕對催淚的故事。這件事姑娘自己知道，阿巴和雲丹不知道。姑娘為此有些小小的不安。」到後來，央金姑娘果然為自己以如此一種不恭的態度對待故鄉而深感不安，而深深地陷入到了一種自我矛盾的狀態之中。

或許與央金姑娘面對故鄉時的心生愧疚緊密相關，此後她儘管一直想要重新抵達那次在故鄉舞蹈的境界，但卻再也未能如願以償。由於心生愧疚，央金姑娘幡然悔悟，強烈要求自己跳舞時不要再播放那一段視頻。結果遭到簽約公司的冷然拒絕。最後，只有在她徹底擺脫了簽約公司的控制，並擁有了鄉親們的親情擁護後，央金姑娘方才重新找到了跳舞的感覺：「她的舞姿變得柔和了，柔和又帶着更深沉的堅韌和倔強。」

央金姑娘之外，另一位在不期間重新返回到雲中村的，是祥巴眾兄弟中的那個僅存於世的中祥巴。只不過，中祥巴是伴隨着一個熱氣球出現在阿巴面前的：中祥巴本來想把熱氣球停留在雲中村這個半山平台上，沒想到卻天不遂人願，由於氣流阻隔的緣故，不管怎麼努力，熱氣球都無法靠攏雲中村。那麼，銷聲匿跡這麼長時間的中祥巴，又為什麼會乘着熱氣球突然出現在雲中村呢？

原來，隱藏於其背後的，仍然是資本的力量。針對中祥巴他們的行為，網上很快形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贊同者自然會有，反對者越來越多。後來，抵制的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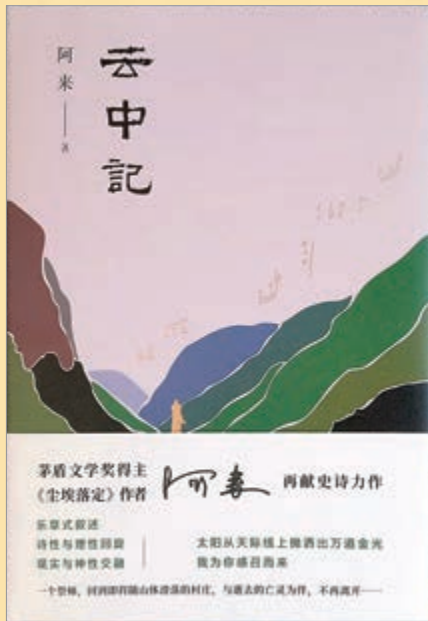
音大過了贊同的聲音。當祥巴懷揣着複雜的心情再次出現在鄉政府時，迎着他的是仁欽鐵青的臉。仁欽嘴邊有一大堆譴責他的話。但都沒有說出口來。」當仁欽不無嘲諷地說：「原來你還是愛雲中村的呀！」的時候，中祥巴的回答是：「哪有人不愛家鄉的？我心裏痛啊！」緊接着，是仁欽的對答：「一邊心痛一邊拿雲中村人的苦難掙錢！」然後是中祥巴帶着表情的回應：「祥巴換上了無奈的表情：人都要生活呀！」面對着網上一條條尖銳的否定性評價，中祥巴頓覺渾身發涼：「以前，他做過的罪惡事情，都是在黑暗中進行，每做成一樁，非但沒有良心上的譴責，反而還有輕易得手，又逃避掉打擊的得意。一個個這樣的竊喜堆積，讓他自以為是為了了不起的英雄。但現在，一切行為都暴露在公眾的眼皮底下。正義的聲音出現了，借着道德譴責名義的毒舌也一條條出現了。」不要說是一般的民眾，即使是那位與他一起合作開發熱氣球項目的劉總，在了解內情後也對中祥巴予以毫不容情的嚴厲斥責：「罵得好啊，沒有良心。罵得好啊，消費苦難。要是人家知道那地方還有你一家子的命，都能罵得你馬上捅自己一刀。」

說到底，不管是央金姑娘也罷，還是中祥巴也罷，他們在雲中村的突然出現，全都是因為資本力量的推動，全都是試圖借着對苦難的消費而賺取高額利潤。

### 慰亡靈，凸顯祭師誠心

與他們的行為形成鮮明對照的，自然是祭師阿巴那毫無一點機心可言的返鄉祭祀、安撫亡靈與鬼魂的行動。尤其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在回到雲中村後，即使是面對着參加在村裏橫行無忌為非作歹的祥巴一家，儘管曾經有過一絲猶疑，但阿巴最終卻依然把他們納入到了自己祭祀、安撫的範圍之內：「人—死—，以前的好與不好，都—筆—勾—銷—了。」

說實在話，作為一位並沒有多少文化可言的藏區一位再普通不過的祭師，阿巴能夠超越是非恩怨地安撫並超度祥巴一家人的亡靈，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與此同時，另外一個需要提出來稍加探討的問題是，身為祭師的阿巴，內心裏是否真的會相信有鬼神存在。正如我們在前邊已經注意到的，當阿巴執意一個人返回雲中村時，他內心裏對於鬼神的有無一直抱着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剛剛回到雲中村不久的時候，「阿巴沒有看到一個鬼魂。其實，他也不知道鬼魂該是個什麼樣子。一個具體的形象，一陣吹得他背心發涼的風，還是一段殘牆下顫抖的陰影？但他確實看到了每一個消失的人，他們活着時候的樣子，他們死去的樣子。」但即使如此，阿巴也仍然牢記着自己所應承擔的職責。唯其如此，當外甥仁欽詢問他世上是否真有所謂亡靈存在的時候，他才會特別鄭重做出回答：「阿巴搖搖頭：我不知道。但你們讓我當了祭師不是嗎？祭師的工作就是敬神，就是照顧亡魂。我在移民村的時候，就常常想，要是有鬼，那雲中村活人都走光了，留下了那些亡魂，沒人安慰，沒有施食怎麼辦？沒有人作法，他們被惡鬼欺負怎麼辦？孩子，我不能天天問自己這個問題，天



▲汶川「5·12」地震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雲中記》，阿來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九年 出版社供圖



▲作家阿來時隔十年寫作「5·12」地震相關題材 遲阿娟攝

### 結語

事實上，無論亡靈與鬼魂的出現與否，都無妨阿巴在雲中村認真地履行自己身為祭師的職責。從根本上說，對於阿來的這部《雲中記》來說，最重要的核心情節，就是祭師阿巴的毅然重返雲中村。在時過境遷十年時間，公眾差不多已經把當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遺忘殆盡的時候，阿來卻借助於祭師阿巴一個人的返鄉之旅而譜寫了一曲莊重而悲憫的「安魂曲」，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絕對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方才能夠明白《十月》雜誌的編者何以會如此評價阿來的《雲中記》：「一位為繼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被命名的祭師，一座遭遇地震行將消失的村莊，一眾亡靈和他們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靈，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囂，共同構成了交叉、互感又意義紛呈的多聲部合唱。作品敘事流暢、情緒飽滿、意涵豐富，實為近年來不可多得的力作。」誠哉斯言，能夠把《雲中記》這樣一部一個人的「安魂曲」，最終演變為內容意涵特別豐富的多聲部合唱，所充分見出的，正是作家阿來精神深處那樣一種特別難能可貴的歷史責任感與人道主義情懷。



掃描 QR Code  
上大公網看更多書訊

▼在藏區，祭師在進行祭祀時會跳儺舞

